

新生代小说系列 主编李师东

我们的身体

韩 东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的身体/韩东著.-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6.1

(新生代小说系列)

ISBN 7-80120-070-5

I. 我… I. 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-选集②短篇小说-中国-当代-选集 V. ① I 247.5②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95) 第23553号

我们的身体

著 者/韩 东

责任编辑/王 勇

封面设计/李志国

版式设计/王 勇

责任校对/雷一平

经销/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/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/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/11.375字数/260千

版次/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地址:北京朝阳区西坝河

邮政编码:100028

东里77号楼底商5号

ISBN 7-80120-070-5/I·6

定价:14.60元

目 录

总 序：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… 李师东(1)	
障 碍……………	(1)
三人行 ……………	(60)
同窗共读……………	(132)
请李元画像……………	(176)
长 虫……………	(201)
前湖饭局……………	(206)
前面的老太婆……………	(220)
去年夏天……………	(233)
假 发……………	(250)
亡命天涯路……………	(257)
火车站……………	(273)
下放地……………	(289)
我们的身体……………	(303)

吃点心,就白酒	(311)
要饭的和做客的	(316)
富农翻身记	(328)
十把钢丝枪	(343)
跋:智性的写作	晓华 汪政(350)

障 碍

一九八五年

朱浩从广西给我来信，说他和王玉站在南宁的大街上接吻。可王玉是谁呢？我不是很清楚。想必是老方那边的一个女孩，长得也一定很漂亮。我没有去过老方所在的城市，即南宁，只能想象它四季如春，色彩丰富而艳丽。朱浩在马路边搂住那个形象模糊的女孩，我想象疾驶而过的车辆用烟尘把他们遮蔽了。当他们的唇舌分离，尘埃也跟着落定。这很像某个电影镜头，是吗？我自觉无聊。

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：为激怒路人朱浩搂着王玉在大街上公然接吻。朱浩又是怎样向我描绘他与老方的第一次见面的呢？“……在一家旅馆里，像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。”朱浩在给的另一封信里如是说。你也许已经看出来，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。我们都写诗，隶属于某个诗歌社团或同一种写作风格。我、朱浩、老方，还有东海，本来我们都互不认识。由我把诸

位的诗稿搜罗到一本交流资料上，印刷成册。之后我们相互通信、彼此支持。然后就是历时两到三年的断断续续的见面。我最先认识朱浩，然后是东海。然后是朱浩和东海的见面。然后是我与老方。朱浩与老方历史性地见面以后，只剩下东海与老方没有相见了。当年我和朱浩在济南见面时，其中的一个说了句：“我终于找到了党。”可见，这还是一个夸大其辞的年代。

朱浩带着我抄给他的地址去找老方。他新婚不久，第一次离开妻子，有如鸟儿飞出了牢笼。他和老方一起喝酒、去大学讲座，在后者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享受着诗歌的馈赠。崇拜者、鲜花和姑娘……年纪比我们稍长的老方把朱浩描绘成“一匹幸福的种马”。那么那个“每人一辆摩托车，前面挂着‘大诗人某某’的牌子周游全国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？不是朱浩就是老方，不是朱浩给我的信里这么说过，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老方给我的信中。

那段时间里他们给我的信是过去三年的总和。他们不仅自己大言不惭，还力图震撼千里之外我平静的生活。我结婚比朱浩还早，下决心把热情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。平时我喜欢把朋友们的故事在圈子里发表一下，以博得大家一笑。朱浩去南宁出差后我讲的大都是朱浩的故事。当时东海受到诱惑，也想去南宁看看。我含糊地批评了朱浩的行为，我说：“要是他想和什么姑娘接吻也不应该在大街上呀？他可以让老方给找一个地方，两人睡上一觉都可以。何苦要刺激保守的南宁市民呢？”我在想：那王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使朱浩以和她接吻为乐，而不是睡觉。这我就不能理解了。我也是个结了婚的人，让我和老婆以外的女人睡觉我还能接受。可是不睡觉光接吻，这样情意绵绵、青春孟浪是什么意思？

朱浩曾对我说过：“这个世界上只有禽兽才会离婚。”现在他

这样做不是要导致离婚么？于是我写信给老方，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王玉的情况。老方的回信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玉的名字，只是说朱浩在南宁“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”。和诗人们交往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：他们都很欣赏自己的说法，至于都说了些什么，那只有天知道了。

什么是“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”？

什么是“找到了党”？

什么是“只有禽兽才会离婚”以及“幸福的种马”？

什么是“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”？

“黑裙女”

他们让我带一份电报上楼。我低头瞟了一眼，是朱浩从济南拍给东海的，让他去火车站接“黑裙女”（电文如此）。收发室门前议论纷纷，显然就是因为这件事。看来东海的同事们已经传阅了这份电报。他们问我：“黑裙女是谁啊？”他们知道我是东海的朋友，不然也不会把电报交我带上楼了。我一定知道一点内幕，他们认为。的确，我知道一点。这件事甚至还与我非常有关呢。但我对他们说，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们中的一个就说：“如果是蔡英东海敢不敢收留？”

蔡英是这个夏天里公开通缉的政府要犯，是个女的，也很年轻。如果她着一身黑裙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意外。如果她要人接站的话，电文上总不至于写明蔡英吧？当然，自称黑裙女也不见得更好。可不，已经引起了群众自发的注意。“去问问东海，要是蔡英他敢不敢去接？”“要是敢接，那才叫有种哪！”

见到东海我把电报交给他，并说：“王玉明天下午到。”东海问我：“你怎么知道黑裙女就是王玉？”我说：“朱浩给我打过电话，他可能和王玉一起来。”东海说：“王玉不是在南宁吗？”我说：“上周二去的济南。”“去找朱浩？”“是啊。”“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”东海若有所思。“那他为什么把电报拍给我，而不是拍给你？”

我说：“大概你住得离车站比较近吧？要么朱浩考虑到你有单位，有家，不像我成天到处乱窜，他们怕电报送不到。”话虽如此，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：以前朱浩来许城都是我去车站接他的呀，吃住也都在我那里。

我把在楼下听到的议论说给东海听，东海当了真：“要是蔡英我肯定接待，至少她还是一个女人么！”说完嘎嘎嘎地大笑起来，就像一只鸭子。

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再次来到东海家。东海已经出门接站去了。他们家的老保姆在，请我在客厅里坐下，泡了茶。东海的妻子在卧室里，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她是癌症，手术后又转移了。这件事儿已经拖了两三年，今年入夏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杨真。据东海说：杨真的脸肿得有常人两个那么大，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。东海每天给她换两次药，三顿饭也都由他送进去。甚至连老保姆也已经有个把月没有看见她了。此刻，杨真隔着一道布门帘和我说着话儿。她的声音很正常，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。

她问我来的那个黑裙女是谁？看来在为东海担心。关于蔡英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去了。我向杨真保证：黑裙女决不是蔡英，也不是任何动乱分子。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，名字叫王玉。而王玉是朱浩的朋友。

“是女朋友吗？”杨真问，这让我很难回答。她又问是不是朱

浩和王玉一块儿来？我告诉她：“电报是朱浩拍的，让接王玉。到底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很难说。”杨真又问：“你怎么没和东海一起去接人呀？”我说：“本来我是想着和东海一起去的，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。一个人去接也差不多了。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了。”

老保姆在厨房里忙晚饭。这时，室内的光线暗下去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真没有再说话。电风扇吹得卧室门帘一抖一抖的，我盯着上面花朵缤纷的图案一时出了神。一只大黄猫从门帘下钻出，跑到水池下面的塑料盆里去拉屎。布帘后传出杨真唤猫咪的声音。接着她问：“他们怎么还没有到啊？天都黑了。”

我说：“恐怕是火车误点了吧？”

饭菜都上了桌，仍不见他们回来。老保姆随手赶着碗边的苍蝇。我说：“天都黑了，苍蝇也不歇着。”老保姆向我摆手示意。她凑近我的耳朵道：“不能说，不能说。”同时看了看那微微抖动的布帘。突然，传来杨真痛苦的呻吟声。老保姆说：“她该换药了。”

我十分不安地站起来，走到布帘旁。我说：“杨真你怎么样？我能帮你点什么吗？”

呻吟变成了压抑的哭泣。“我疼，”她说，“快打电话到车站，叫东海马上回来！”见我犹豫，杨真大声地说：“快打！快打！把他叫回来！”她有点和我急眼了，多年来还是第一次。

我走到放电话的茶几前提起听筒，一面翻阅厚厚的电话簿。然后拨号，占线。其间杨真的声音不断地催促我：“快、快！叫他回来！”终于我拨通了，没有人接。由于身后那声音的逼迫，我对着听筒不禁自说自话起来：“喂，车站问询处吗？……我想打听一下济南至许城的……什么？晚点啦？……就要到啦？……哦哦，那好那好。”

我放下电话，对布帘说：“放心吧，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。”

一九八六年

赵燕递给我一叠照片，神秘兮兮地让我看。那是东海去南宁时拍的，当然是去找老方。照片里有老方，还有一些其他人。我注意到有几个女孩。有一个女孩出现的频率很高，我逐渐熟悉了那张脸。东海羞羞答答地走过来，问我，“怎么样？”他指的是那个反复出现的女孩。她是他此次南宁之行最重要的收获。东海用他带的相机给女孩拍了不少照片。

我说：“不错不错，真不错。她叫什么名字？”东海答非所问地说：“她是王玉的同学，一个班的。”我问：“照片里有王玉吗？”“有啊，”赵燕说，她洗扑克牌似地摆弄着那叠照片。然后，我就看见王玉了——赵燕将一张照片拿在自己手上，离开我的眼睛一定距离让我看。

一个女孩在远远的地方，正向前面走过来。这是一个走的姿势，人体细长。由于远，面目身影都比较模糊。能看得出王玉在笑，散发被风吹向一侧。她穿着当时颇为流行的牛仔裤，裤脚颇宽，似乎是喇叭裤。她在一个什么地方走着？没有具体的景物指明。但肯定是在室外，画面上阳光和风的感觉很强烈。也许是在湖边吧？“怎么样？”赵燕问我。

听她的口气我就知道她对王玉已经给予了肯定。看她把王玉据为已有的样子我就大致明白了。我不说话，要把照片拿过来细看。赵燕的手本能地缩回去。其实我已经看清了，没有必要再看。但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确认赵燕的心意了。“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健康？”赵燕问我。

她不问“是不是很漂亮”，而是问了次一等的“健康”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当时在赵燕那里，健康意味着更多的肌体以外的美学概念，漂亮则几乎是一个完人了。当然，她得把完人的感觉留给自己。我附合了赵燕的看法，说王玉看上去是很健康。我问：“还有没有？”我说的是照片，上面有王玉的。

赵燕说：“没有了，就这一张。”

房间里有很多人，端着杯子走来走去的。我们讨论照片的时候东海正八面逢源地应付来客。赵燕把他叫过来，向他要了那张王玉的照片。她真的把它据为己有了。我以为她的做法有失偏颇，会让东海面子上难堪，于是就向东海要了一张那出现频率最高的女孩的照片。当然，我不便要她单独一个人的，而是她与东海的合影。开始东海还舍不得，最后想了想还是忍痛割爱了。我夸了句那女孩“很性感”，东海这才告诉了我她的名字：“田恬”。

我说：“这个名字好，很温柔，一叫就记住了。”东海说：“还不知道下面怎么说哪……名字好是好，而且也不是什么笔名……”他有些喝多了，词不达意。看得出来，他有些忧愁。赵燕在一旁说：“要是笔名，那可俗透了！她写不写东西？”一小时以后她为这件事责备我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虚伪？”——田恬明明不怎么样我还要了她的照片，这是其一。夸她性感这是其二。倒不是因为我夸了田恬，性感这词儿本身就庸俗得不得了，我怎么说得出口的？还有田恬，这个词儿也不能饶恕。叫这名字的人还能好到哪里去？

我一一解释道：首先我并非要了田恬的照片，而是东海与田恬的合影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给东海一个面子。第二，我之所以用了性感一词是因为她不漂亮，也不健康，不过性感而已。说她性感不过是说她是一个女人，而她并不比别的女人还要性感。第

王,田恬是叫她的名字给害了,我完全同意。东海怎么和这样的人搞到一起去了?我表示惋惜。

赵燕说:“我看她比东海强!”不知不觉间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立场,赵燕竟为田恬辩护起来。

我们得上床干那件事,这谁都明白。所以说我们的相互妥协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成分。

我和赵燕分别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我去太原开第六届“青春诗会”,结束后去北京看望东海。当时东海在北京的一家金融期刊打工。我到北京以前,赵燕已经在东海那里了。她是随一个电视剧组进京拍戏的。我和赵燕在东海的宿舍里不期而遇,为此东海招来了他的一大帮狐朋狗友。俗话说:小别胜过新婚,何况有意外的惊喜。无论怎样无礼,我们还是坚持把东海赶出了他的宿舍,在一片狼藉之中插上了房门。赵燕问我:“我有田恬性感吗?”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。

我的回答是:“漂亮当然包括性感啦!”继交换彼此的立场之后我们又交换了几种姿势。然后是妙不可言的高潮。我们疲惫地分开。如果说我们仍然紧贴在一起,是因为东海的单人床太窄了。我们又开始争辩,彼此都知道至少在一两个小时内不会需要对方。一小时以后呢?那就很难说了。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们拼命争吵、刺激对方只是为了互相提醒:不要睡过去。最后一次我怎么也无法完成它。天快亮了,窗户发白,我很着急,赵燕还在一个劲地催促。她困顿不堪,想马上就睡。要是此刻她把我掀下来,可就惨了。我的思想也变得非常迟钝,脑子里光有一些零星的名字,可她们的身体拒绝呈现。还有她们那淫荡的怪癖、撩拨人心的技艺。我一路默念下去,好像神汉念叨着那些亡魂。终于,在王玉和田恬之间我激动了。在她们之间,或者从王玉开始到田

恬结束。

第一夜

王玉站在门边，比想象中的要黑，也许是穿着那条黑裙子吧？她上身穿一件黑背心，露出两侧的裸肩，随东海进到屋里来。东海一头扎到布帘后面去了。他匆匆进出了两回，拿什么东西，后来好半天没有出来。我向王玉解释杨真的病情，她很有礼貌地问了更多的情况。后来我就问她一路上是否辛苦？交谈时我一面观察她，主要还是在询问我自己的记忆（或想象）。她与那个传说中的王玉有哪些不同呢？

的确是有些不同之处的，但不是和我的想象比较——她就在我的眼前，使我毫无想象的余地。我是说和那些司空见惯的姑娘，特别是和无所不在的许城姑娘相比，她的特色马上就显露出来了。她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南方、边疆，神奇的岩溶和众多的民族。她使我联想起植物。久居城市的人往往有某种自然崇拜的心理，特别是念过几天书的人。于是在和王玉的交谈中我不免掺杂了几分好奇的欣赏。她像土人那样不可思议地害羞起来。

等东海忙完我们来到桌边吃饭，我客气地问：“饿坏了吧？”王玉不好意思地说她不饿，接着脸又红了。她说他们已经在外面吃过一点了，不过她“还可以再吃一点”。我和东海讨论起火车误点的事来，他有些心不在焉，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。我也是的，火车晚点有什么可讨论的？他们不是已经顺利抵达了吗？

东海吃得很快，话不多，也顾不得招呼客人。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布帘吸引住了。也难怪，让他焦心的事也真够多的。给杨真

换完药后还得喂她吃饭——她的一条胳膊肿得已无法弯曲。喂完人后还得喂猫。那猫现在可是杨真唯一的伙伴了，她疼它就如儿子，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黄黄受到委屈。这件事东海是不敢怠慢的。他俩（杨真和她的猫）吃喝以后还得大小便，这自然也是东海份内的事。

由于主人愁眉不展，饭桌上的气氛沉闷起来。老保姆垂手而立，如惊弓之鸟。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猫尿的酸臭。另外这里面还有某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使我坐立不安。饭吃好了，坐的椅子向后撤。王玉去水池旁洗了脸，完了问毛巾挂在哪里？我就对她说：“你不住这儿。我那儿地方大，你跟我去演武二村。”王玉就又将毛巾牙刷香波等一套东西放回塑料袋。我起身背上王玉的背包，对东海说：“那我们就过去了。”

东海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，竭力挽留王玉，坚持说他家里好住，比我那里方便。可我们还是坚持走了。

我和王玉来到外面，就像从监狱中逃脱出来一样感到非常地自由。由于自由的晚风、自由的夏夜、自由的街道和灯光，我感到我们比初见面时亲近了许多。我推着车，和她并肩走在马路上。虽说我可以骑车带上她，可我们中并没有人提出来。我们就这么走着，一直走到了我的住处。飞逝的五十分钟里，我反复体会自己的心情：多么地坦然和放松。由于朱浩的存在，我和朱浩的渊源关系，王玉和我之间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她不过是朋友的女人，我要好好地对待她。

你知道，离婚以后我还从来没有以如此放松的心情对待过一个女人。我总是抱着明显的目的，而那卑劣的目的又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要么我就拒绝与任何女人交往，要么我就无端地紧张。我几乎都怀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和可能了。回到演武

二村，我把我的苦衷告诉了王玉。丝毫也没有挑逗的意思，我只是为自己刚刚获得的最佳状态而兴奋。要是把这种轻松的状态运用到别的女孩身上，那一定是会大获成功的。我发现了自己极大的潜力。

我和王玉的话题自然涉及到朱浩，而且主要就是朱浩。王玉这次去济南似乎不太顺利，两个人似乎有点不欢而散的意思。我问：“本来不是说好两人一块儿来的吗？”王玉说她也不知道，朱浩临时变了卦，说不来了。他倒是主张王玉先别急着回南宁。朱浩让她一个人来见我，让我领着她在许城转转、散散心。我听了一愣，难道他们已经到了散散心的地步了？

“说是让我来找你，又不给我你的地址。最后几天他人整个不见了，搬到办公室里去住了。他们厂的大门我又进不去，这才给东海发了一份电报——他的地址还是三年前在南宁时给我留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”我就把那个黑裙女的笑话讲给王玉听，她又说：“我虽然给东海发的电报，心里想着的还是你来接。我们不是没有见过面吗？所以就署了个黑裙女。”

后来我们分别洗了澡。王玉换上睡裙、拖鞋从卫生间里出来。我们席地而坐，又谈了一会儿。对待王玉我就像对待一个久违了的老朋友一样，要不是考虑到她旅途劳顿，照例是应该聊一个通宵的。考虑到她是一个女人，我就适可而止了。我把自己的床让给王玉睡（这属于我的待客之道），那里的条件比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张床要好一些。我整理出一套较好的卧具（包括枕头、席子和线毯）运过去，自己用挑检后剩下的。电风扇和电蚊香都给了王玉，我用折扇和冒烟的蚊香。对待王玉一如对待我的朋友朱浩，虽然他们的关系看来已经了结了。

这是第一夜。

一九八七年

那是一趟西宁始发的过路夜车。我们的两张硬卧车票中有一张是下铺，于是就坐下来先喝啤酒。当时已近十点，火车正穿过西部若干荒凉的地区，窗外一片漆黑——贴近车窗可以看见自己的面孔。夏天日长，太阳其实刚落不久，可车厢里已是一片鼾声鼻息了。我和朱浩是从兰州上的车。我们上来以前很多人都在睡觉，车过兰州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醒。当火车再次移动起来车厢内很快就恢复了安静。这与登上混乱的始发车的情形是不同的。我和朱浩坐在黑暗中，慢慢习惯了周围的环境。

一周以前我们有一个机会在兰州相聚——一家私人书店的老板异想天开要编一本实验诗集，拉了我和朱浩及上海、广东的一些诗人去给他拟定名单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选。大家正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当地宣传部门的一个指示否定了整个计划，最终解决了问题。

在兰州时人来人往，我和朱浩没有交谈的机会。此刻我们单独相处时却感到了寂静的障碍。要谈的事实在太多了，而且有些是很重要的。在此三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结了婚，作为情况，至少也得互相通报一下呀？除了婚姻还有另外一些感受，也许是更为重要和不可忽略的。我们喝着啤酒、撕扯烧鸡，准备着开场。打着饱嗝，放松的身体也渐渐下滑。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，就此一别恐怕又是几年。

茶几对面的下铺上也坐着两人。他们是从西宁上的车，对环境较之我们更熟悉。他们带着老前辈般优越的目光打量我们

——倒不是因为年纪大，不过是比我们多了几小时坐火车的资格。他们自以为是，又很排外，故意用水杯和帽子在小桌面上占据了很大的面积。由于那顶有徽章的帽子，我们才发现了他们所干的行当：他们八成是外出办案的公安人员。

看到这一对活宝朱浩笑了，他笑得很轻蔑，发自肺腑。看来他们确实是来自西部的两个土公安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这时，他们点燃了一种很细的雪茄，呛人的烟气立刻把我和朱浩的希尔顿盖住了。我看见朱浩像变魔术一样也从身上摸出一盒雪茄烟，巴山牌，六支装的那种。我知道这是当时市面上最粗的一种雪茄了，正适合此时此地的我们。我和朱浩换抽雪茄，希尔顿掉过头来对火。由于口径悬殊，光对火就对了好半天。

对面的两个马上蔫了，捻灭了小雪茄，手直往腰间探去。他们触摸了腰间手枪的皮套，但没有勇气将手枪拔出来。朱浩大口地吞云吐雾，两个可怜的乡下孩子就被烟雾笼罩住了。这以后他们的交谈就有了野蛮和血腥的内容。大约他们觉得我和朱浩像文人，想借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把我们吓住。

他们谈到西部的监狱、广袤无垠的沙漠，他们谈到杀人与被杀。他们当然是前者，杀人的人，似乎他俩都干过几次。而被杀的，就像我和朱浩这样的。他们几乎是根据我们的相貌描绘了被他们杀戮的对象。我们的惨状、乞怜和卑贱。他们的牛皮吹得如此之大，竟有了严肃的意味。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朱浩以绝对抒情的语调向我讲起了他和王玉度过的一个夜晚。

我想这个夜晚应该是在他们公开接吻之后。简陋的学生宿舍里，我想是那年的暑假。经过她的精心安排他们在一起过夜了。他们分睡在两张床上（集体宿舍里床多得是），中间隔着几张课桌。皓月当空，窗户开着。一些月光洒进来，同时带进一些树